



董延寿著

拘熊的足跡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有一支边防巡逻队，发现了可疑的烟丝和一只狗熊的脚印，便跟踪追到树林里，逮捕了一个偷越国境的特务。原来这个特务把巡逻队的一个苗族青年打伤了，又乘机伪装成狗熊隐蔽起来。但敌人的伪装和隐蔽，终于逃不出巡逻兵的眼睛，狡猾的特务落网了。

小说表现了苗族青年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；同时也表现了解放军战士们的机智和勇敢。

狗熊的足跡

董廷芳著 婁世榮插畫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(北京香樹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前門印刷一厂印刷·新华書店發行

总号0984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5 1/2 字數10,000

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5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08·71

定价：(5)七分

烟 絲

春天，瀾滄江兩岸開滿了大片鮮花，映山紅雜在綠色的栗樹叢里，杜鵑花沿着山坡怒放。一交三月，天氣一天比一天熱，太陽毒辣辣地，晒得人發疼，園子裡的檸檬^①樹開了花，園子四周的仙人掌上結滿了熟透的仙果^②。

清明節這一天，施甸坝的年輕人照例戴着柳條編的帽子，在寨前盡情歌舞，老人們則摘下仙果，敲着象腳鼓祭奠祖宗。今年清明是一個好日子，早上沒有大霧，藍瓦瓦的晴天像一面鏡子，連幾十里外的哀牢山峯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過午，小伙子們吹着葫蘆笙，姑娘們穿着筒裙，聚集在寨前草坪上。住在施甸坝的解放軍也被邀請來參加這一次盛會。連長和寨中最老的老人老達子被圍在草坪中間，姑娘們一次又一次的向連長獻歌，連長微笑着向她們答禮。

苗族姑娘加寶用紅布托着兩個仙果，走到連長和老達子面前，她先用流利的漢話對連長說：

~~~~~  
<sup>①</sup> 熱帶水果，扁形，味甜，雲南西部保山、芒市等地有大量出產。

<sup>②</sup> 仙人掌每年春夏開花結果，花黃色，果能吃，雲南西部有些地區的人民認為這是一種藥果。



“連長大哥，你家<sup>①</sup>請<sup>②</sup>个仙果，祖宗保佑你家平平安安的。”然后又用苗語对老达子說：“阿爺，你家也請个仙果，祖宗保佑你家越活越結实。”

連長接受了加宝的仙果，并向她表示了謝意。老达子却風趣地說：

“姑娘，祖宗也保佑你，保佑你快点 and 卡瓦成親，明年就生个胖娃娃。”

人們“哄”地笑了起來。加宝憤怒地盯了老达子一眼，

---

① 同北方語“您”。尊敬的語氣，云南人对長輩都稱“你家”。

② “請”同“吃”，也是尊敬的語氣。

低着头从人丛中跑出去了。几个年轻的姑娘也跟着她一起跑出去。她们一面跑一面笑，银铃般的笑声，像一曲优美的赞歌。寨前充满了愉快幸福的空气。

这时，一支巡逻兵正在寨外巡逻。走在前面的是联防队长卡瓦；这苗族小伙子生得一双健壮的手臂，两条腿像铜架一样结实，走起路来又快又稳当。从他那双亮得发光的眼睛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，人们可以看出他坚强勇敢的性格。紧跟着他的是解放军值星班班长小王，也是一个久经锻炼的好汉；他比卡瓦稍微矮一些，圆圆的脸上经常泛着温和的微笑，眼睛里藏着深思和智慧。他今年虽然还只有二十五岁，但已经在风霜雨露里征战了七八年，敌人的炮火把他锻炼得比钢铁还坚强。

他们从山上走到山下，从山谷穿进树林。小王警惕地注视着四周，只要发现稍有可疑的地方就停下来细心研究。他时刻记着连长的话：“驻守边防的战士要比獵人还要灵敏，一分一秒也不能麻痹，一草一木也不轻轻放过。”卡瓦是一个急性子，做什么都爽快伶俐，他不喜欢小王慢吞吞的动作；但他从心里爱着小王。自从解放军来到施甸坝后，他和小王就成了知心朋友。他们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，时刻形影不离，仿佛一对亲兄弟似的。

走到山凹中的一块草地上，小王又停下来了，他蹲下去细心的翻弄着那些绿油油的青草。

“看啥？”卡瓦不明白地问。

“看，这里有烟絲。”小王簡短的回答。

“烟絲有什么稀奇的！”卡瓦想，“大涼山哪个寨上都有吸烟的人，誰掉点烟絲在草地上还不是常事。”可是这些烟絲确实有些奇怪，它既不是老人們常吸的黃烟，也不是年輕人愛吸的旱烟，而是一些切得很細、微帶褐色的烟絲。

小王細心地把烟絲撿起來，一直撿到草地边沿。烟絲順着草地撒過來，到草地中間就沒有了。很顯然，这决不是有人在这里抽烟；从烟絲分布的情况來看，这是从一个人的口袋里漏下來的，这个人匆匆地从草地上走过，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口袋漏了。小王断定这个人走过草地的时候，离現在还不远；因为烟絲都很新鮮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大涼山附近沒有这种烟絲，老鄉們是从來不抽外來的烟絲的。小王再細心察看草地上有沒有人的足迹。奇怪的是，草地上甚至沒有任何被动物踐踏过的痕迹。

小王冷靜地分析了当前的情况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，慎重地把烟絲包起來。卡瓦奇怪地看着这一切，他不明白小王为什么对烟絲感到这样大的兴趣。

“咱們回寨子去吧！”小王向同志們說。

“为哪样？”卡瓦不明白地問。

“發生了情况。”小王來不及向卡瓦解釋，他已經向寨子走去了。同志們只好跟着他。

太陽还剩三竹竿高，草坪上的会散了，人們都回到家里准备晚餐，只有老达子和連長、战士还留在这里，老达子津

津津有味地給連長講着大涼山的故事。那些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，常常使連長和戰士們聽得出神。

小王跑來敬禮喊道：

“報告！”

“講吧！”小王过早地回來，使連長預感到發生了敵情。他很快地从草地上站起來，也不管老人的故事才講述了一半，直眼望着小王問：

“發生了情況？”

果不出連長所料，小王的回答使老人也吃驚地揚起了眉毛。

“說吧！”連長鎮靜地說。

“你看！”小王送過一包烟絲來，接着簡短地向連長報告了事情的經過。

“你做得很對。”連長審察過烟絲和听了小王的報告后，拍拍他的肩膀說。

卡瓦直到這時才把情況弄清楚，他從心里佩服小王的細致。

## 奇怪の脚印

半个鐘头后，連長帶着小王、卡瓦以及連部通訊員，來到了出寨的草地上。連長細心地觀察着草地以及草地附近的地方。在离草地四五公尺远的稀泥地上，發現了一些淺淺



的脚印，連長細心地研究着这些脚印。脚印很淺，甚至看不出完整的輪廓，不像人的脚印，也不像野獸的脚印，誰也不能断定它是什么动物的足迹，甚至連最有經驗的卡瓦也弄不清楚。从脚印的方向來看，这奇怪的动物顯然是鑽進山坡上的栗樹林里去了。

連長命令小王和卡瓦：立刻帶着一個班的战士以及联防隊員，根据这条綫索到樹林中去搜索。出發前，連長囑咐小王和卡瓦說：

“要机警，要細心，不要上敌人的当。”

樹林里除了雜亂的野獸足迹，和被猴子撕碎的樹叶外，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形迹。進入樹林中央的时候，小王又在樹叶堆中發現兩個淺淺的脚印。这脚印和山谷中的完全一样，虽



然只有兩個，使人們無法追蹤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，就是从山下經過的那個動物，確曾到樹林中來過。但僅只這一點是不夠的，更主要的是要找到這個奇怪的動物。

半个樹林都搜遍了，奇怪的動物還是沒有找到。太陽已經落下山去，天氣比白天還悶熱，一塊烏雲從東北角飛上來。卡瓦預感到一場暴風雨要來了，他不斷急躁地說：“這背時的东西，難道是瘋死了。”當小王和其他同志停下來研究情況時，卡瓦就抱着樹干亂搖，逗得那些松鼠和猴子在枝椏間亂竄。

夜快來了，森林開始陰暗起來，小王決定先回連部，把在森林中得到的情況向連長報告，然後再研究下一步的辦法。

## 熊

晚上，滿天烏雲，狂風搖撼着整個山野，森林發出被撕裂似的狂吼，閃電、雷聲、雨聲，使整個山野，像開水似的沸騰起來了。

連部召開了緊急會議，同志們研究着對付敵人的方法。并把敵情報告給營部。大涼山各村寨得到通知，都加強了警戒。接着營長也派出兵力，守住了打黑渡口。這是大涼山附近唯一可以渡江的地方，守住這裡，敵人就無法渡過瀾滄江。

卡瓦和小王披着蓑衣，來回檢查崗哨，他們從這個山頭走到那個山頭，囑咐每個同志要提高警惕。

梅子大的雨点打在卡瓦和小王的蓑衣上。他們剛走下山谷，突然看見一个黑糊糊的东西，向他們迎面跑來。

“是哪个？”卡瓦大声問。但沒有回答。

“是哪个？”还是沒有回答。

“站住！”但黑东西仍然向他們冲过來。卡瓦沉不住气了，他很快把子彈推上槍膛，小王正想攔阻他，但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槍彈已經射出去了。黑东西受了伤，笨重的身体在地面打了一个踉蹌，隨即掉轉頭向相反的方向拼命逃去。

一个閃电把山谷照得雪亮，借着光亮一看，原來是一只狗熊。卡瓦低低地罵了一声，緊緊地追在它的后面。

小王也看清了狗熊。由于發現狗熊，突然閃过一个念头，他想：狗熊从來就是胆小的，就是平时也不敢离开樹林，何况在这样暴風雨的黑夜。再联想起白天的情况，小王断定狗熊的出現，决不是偶然的事情，他决定追下去看一个究竟。

狗熊朝栗樹林跑去，因为左腿受了伤；跑得比先前慢了，小王和卡瓦緊緊地跟着它。

暴雨一过，夜空又亮开來，羣星出現了。

狗熊穿过樹林，朝一个山洞拼命奔去，但剛到洞口，又驚惶地轉回來，因为洞里扔出一个鮮紅的火把。隨着火把，洞里又爬出一个黑家伙來。但剛到洞口，就縮回去了。很明顯他已經發現了樹林里追蹤狗熊的人。

狗熊被追急了，向卡瓦直扑过來。卡瓦把身子一側，敏

捷地跳到一棵樹干后面。狗熊扑了个空，轉身又向小王扑過來；但它還沒有跳起來，卡瓦的槍彈已經射穿了它的前胸。狗熊在地上掙扎了一陣，後腳使勁的踢了几下，終於完全不動了。

山洞里的家伙，完全看到了外面的一切。他知道自己再也藏不住了，想趁樹林里的人和狗熊搏鬥時溜走，但小王早就發現他了。

“快臥下！”小王一面招呼卡瓦，一面迅速地找到了掩蔽物，防止敵人的射擊。

果然，狡猾的敵人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手段，卡瓦還來不及臥下，敵人的槍彈就已經射過來了。卡瓦只覺得右腿像被馬蜂叮了一下，身子不禁斜了一斜。敵人趁這機會，從山洞



里冲了出來。小王的槍声立時响起來，但槍彈沒有射中敵人，这家伙已經冲進樹林去了。

卡瓦這時才明白了，原來匪特占据了熊的巢穴，難怪熊在半夜里跑出樹林去。“快追！”他一邊喊，一邊拼命向匪特逃走的方向追去。進入樹林后，卡瓦被地上的稀泥一滑，身子失去了平衡，向前倒栽下去。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受傷了，他還想爬起來往前追，但右腿像被几十把刀子戳着似的生疼，怎么也抬不起來了。

小王追上來，他知道卡瓦受了傷，跑過去要給他包紮，但卡瓦拒絕了。

“快追土匪！”卡瓦用盡力氣說出這麼一句話。

小王轉過頭去一看，那家伙已經跑遠，早已躲進了密密麻麻的樹林中。

“快追！”卡瓦又掙出一句。他的眼睛還直望着匪特逃走的方向。

小王心里亂極了。他怎麼能丟下這受傷的苗族小伙子呢？但卡瓦還在不停地催促着他，說話那麼吃力，小王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過。小王是堅強的，在戰場上，他曾經不止一次含着悲憤的眼淚，掩埋犧牲了的同志們的屍體，然后又挺身戰鬥。但這是一個受傷的苗家伙伴呀，怎麼能把他丟在這荒野的森林里呢！這時已是深夜四點多鐘了，正是狼和野豬活動的時候，他怎麼能讓卡瓦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呢！不能，不能，他決定不追了。但連長的話好像在他耳旁

响着：“边防战士是祖國的眼睛，我們守衛着祖國的大門。在國境綫上放走一个匪特，就等于放走一只吃人的惡狼。”难道就这样讓匪特逃走嗎？这会給祖國增加多少麻煩啊！

“快一点！”卡瓦还在催促，声音里帶着責备。

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呢？”小王心里拿不定主意，难过地說。

“我不要緊，过一陣就会好的。”卡瓦断續地說。

“好吧，”小王下了决心，“你就等在这里，我很快就回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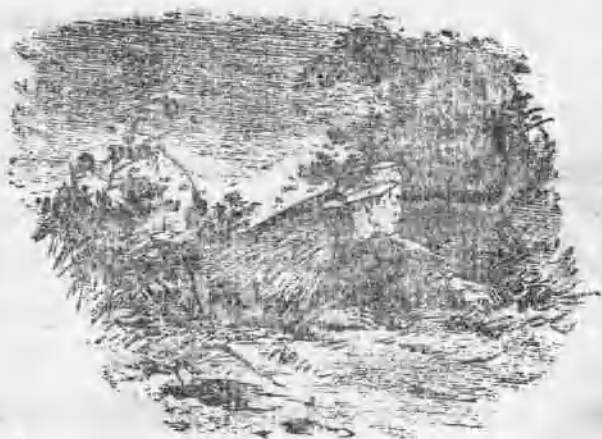
## 原來是他

雨虽住了，樹叶上还滴下大滴雨水，卡瓦躺在樹叢中的青苔上，青苔湿漉漉的，把蓆衣浸湿了，寒氣往他身上直逼。

但卡瓦素來就是倔强的，和所有苗族小伙子一样，深山老林的生活，把卡瓦鍛煉成一个坚强的人。他不打算在这里躺上一夜，等小王來背他。他想：“难道真的还要小王回來背我嗎？”于是他試着站起來走走。他剛一動彈，身子就像被几十个針戳着似的生疼，兩条腿一点也不听自己的使喚。他再試試手，手还有些力气，但也不大听使用。“活動活動就好了。”他決定用兩只手爬出去，憑他在山林里進出多年的經驗，他相信自己不会把方向摸錯。他把擔背在身上，試

着用兩手往前爬。但剛爬了兩步，就覺得一陣頭昏，傷口痛得很厲害。地上濕漉漉地，兩手和身上都被泥糊滿了，這種極不舒服的感覺，使卡瓦減少了勇氣，他想停下來了。但另一個思想使他惱怒自己，他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沒用。他又咬著牙往前爬。他一面爬，一面想：小王追土匪去了，土匪是狡猾的，小王一個人敵得過他嗎？假使小王發生了意外，卡瓦怎麼有臉回去見連長呢！小王是解放軍大哥，解放軍是大涼山的救星，卡瓦不能讓解放軍大哥吃苦，卡瓦一定要爬出去找人來幫小王。多少難关卡瓦都渡過了，眼前的痛苦卡瓦能忍受的。

樹林里起了大風，地上的樹葉跳舞似的飛起來，直往卡瓦臉上扑打。栗樹的嫩枝被吹斷了，到處是樹枝折斷的聲



音。受驚的野鳥在樹叢中扑打着翅膀。卡瓦覺得傷口上被什麼東西重重地打了一下，一陣難堪的痛苦，立刻傳遍了全身，他昏過去了。

卡瓦醒過來的時候，天已經亮了，濃霧籠罩着山野，栗樹林中透進了朦朧的白光。卡瓦躺在一片柔軟的草地上，四周圍着密密麻麻的栗樹叢。背脊上还被一個沉甸甸的東西壓着，他才想起昨天晚上曾經被什麼打了一下，伸手摸摸，原來是一根大樹枝。

草地上開滿了不知名的野花，散發着濃郁的香氣，卡瓦看着這些嬌嫩的花朵，不覺想起了他心愛的姑娘加寶，那些粉紅色的花瓣真像她的臉。這溫柔美麗的姑娘，也許正在想我呢？

他忽然又感到口渴極了，很想喝點水，他把頭抬起來向四面看了看，但在他周圍除了堆得高高的落葉和林間空隙的草地外，卻沒有水源，即使雨后的水坑也沒有。他想再往前爬一爬，前面也許可以找到小溪或者野果的。

“噤！噤！”不遠的地方傳來腳步聲。卡瓦想：“大概是小王回來了吧？”

“噤！噤！噤！”聲音越來越近了，卡瓦抬起頭一看。  
“啊！”他驚得身子一抖，幾乎失聲叫出來了。

原來這個偷越國境的匪特，是大涼山的惡霸劉子穩。卡瓦現在才明白，這傢伙為什麼對大涼山這樣熟悉，而且恰恰在節日的时候偷越國境。

刘子穩原来是騰冲城里的一个光棍，解放前，他仗着姐夫的势力，当上了伪大涼山区設制局局長<sup>①</sup>。从那时起，他就作威作福，压得大涼山的人民透不过气來。大涼山是各少数民族雜居的地区，住着十个以上的民族，甚至在一个寨子里有苗家也有窩尼。刘子穩挑撥各民族間的感情，讓他們互相仇殺，他自己却伪装从中調解，騙取双方的財物。解放后，他又帶着土匪到处騷擾，弄得大涼山各村寨晝夜不安。而卡瓦的阿爺，就是被他用馬刀砍死的。解放軍來到大涼山后，他不知溜到哪里去了，卡瓦只好把仇恨一直藏在心里。

卡瓦恨極了，他的眼睛睜得像对銅鈴，仿佛要冒出火來。他想一槍把他打死，但又怕打不中，反而暴露了自己，他只得压下心头的怒火，把受伤的身体向旁边的樹叢移了移。

刘子穩穿着一套我們的藍色干部服裝，背上背着一个鉄盒子，鉄盒子上蓋着一張熊皮，衣裳上黏滿了青苔和褐色土，顯得十分狼狽。紫醬色的臉上布滿了皺紋，像晒焉了的豬肝。他急急忙忙地走过去，到一棵枯樹旁边，突然停住了。卡瓦看見他把背上的鉄盒子解下來，藏進樹洞里去，然后把熊皮披在身上，戴上一双奇怪的手套，爬進一叢長得很密的小樹叢中去了。

卡瓦恨恨地看着这一切，他的心里几乎要燃起火來。卡瓦要替阿爺报仇，替大涼山的人民报仇。他要想办法捉住刘

---

① 設制局是解放前國民黨用來統治少数民族的机关，一个設制局長管三个至五个土司，相当于一个縣長。





子穩。大涼山的人們相信他，選他當聯防隊長，他不能把他們的仇人放走。他知道他藏在什麼地方，他應該咬著牙爬出去把這消息告訴解放軍大哥，讓他們來捉他。

卡瓦下了決心，鼓足勇氣，又開始了第二次的爬行。他知道，大白天劉子穩是不會逃出樹林去的。他藏在這裡，同志們很難找到他。而小王還一個人在樹林裡沒索，萬一他走過這裡，遭到他暗中的襲擊怎麼辦呢？他後悔昨夜不該叫小王去追他。為了小王，他也應該趕快把這個消息報告解放軍大哥。

不知又爬了多久，卡瓦覺得身上發燒，頭千斤重似的直往下墜。一陣頭昏目眩，他又昏過去了。

### 逃不過邊防戰士的眼睛

小王離開卡瓦後，向着敵人逃走的方向追去。小王的眼